

# 「我」的肯定與「我」的毀滅

▲紅華兒▼

——從時代的要求看香港教育制度——

有關討論大學教育的問題，對一般讀者來說，也許都引不起興趣，因為有關問題的會議，開得太多了，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，寫得太多了，講的已講厭，聽的亦已聽厭。再寫、再講，也不外是陳腔再唱，舊調重彈，效果一樣是石沉大海。事實確是如此，講的只管講，寫的只管寫，但對於現有的教育制度始終不能奈它甚麼，當大家都看到這些高談闊論，這些激烈的抗議，這些流血，終歸也是空談和無效果時，灰心，失望是難免的，採取無可奈何的消極態度是在所不免的。

承認事實才是聰明智慧的開始，這句話如果是對的，那麼，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，採取放棄態度本來沒有甚麼不對，然而，話說回來，不是嗎？過去幾曾有過近兩年這麼多的學潮？過去的學潮又幾曾有像今日那麼的如火如荼？

這裏有一些資料是從本港一雜誌摘錄出來的：「法國去年五月以來學生反對現行的腐朽教育制度，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學生運動。全國六十多萬大學生和數以百萬計的中學生，紛紛起來響應，舉行罷課示威，一千多萬法國工人舉行了總罷工。」

「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，墨西哥廣大青年學生反迫害，反屠殺的正義行動，在廣大工人，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支持下和參加下，迅猛地展開，參加行動的人由幾千，幾萬增至二十多萬，從首都蔓延到全國二十九州中的十幾個州，其規模之大，時間持續之久，都是墨西哥空前未有的。」

「西德在去年五月一日，爆發了四萬五千人參加的示威遊行，同年十二月，西柏林的青年學年和居民又舉行示威，強烈反對政府包庇納粹份子，本年一月，自由大學和海得爾堡大學號召並實行罷課，示威遊行，抗議

當局野蠻毆打和逮捕學生，並反對現行教育制度。」

「美國自從去年五月以來，學生運動像澎湃的怒潮席捲全國，很快的蔓延八州。各院校都掀起了反對種族歧視，反對侵越戰爭，黑白學生並肩戰鬥，其中哥倫比亞大學和州立舊金山學院的罷課，堅持了一個多月。」

「意大利學生反對腐朽的教育制度和社會制度，抗議政府當局鎮壓羣衆的鬥爭，在去年曾兩次席捲全國。」

「英國學生為反對現行教育制度，抗議當局措施而舉行的示威遊行，相繼不絕。如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，牛津大學生的示威和一月三十日晚三千多名學生的遊行。」

此外，西班牙、菲律賓、日本、捷克、奧地利、新西蘭、智利、尼日利亞、印度、土耳其、香港等都有學生運動。

從以上的事實，不難看到，今天的大學生再不是置世事於不聞不問的了，他們大部份已覺醒了，他們已知道現在的大學教育確是存有問題，只有改革才能適合時代和個人的需求。如果不是大學教育真的出了問題，那裏會有這麼多學生起來要求改革，所謂無烟不生火，事出必有因，我們不能以學生精力過剩或學生好攪事作藉口。一所大學，一個社會若不能吸收學生過剩的精力，不能轉移學生的精力到創新的建設事業上，那麼這所大學是有問題，那個社會有問題。

因此，在這個時候，再來談談大學教育，是很合時宜而又必要的。對改革已灰心，已絕望的人們，希望你們再相信事實一次，再對目前的學潮寄以期望。

雖然，目前的學潮未能取得甚麼成果和很大的勝利，但，這只是方法

的問題，而不是大學教育不需要改革。如果，我們稍為留意一下世界的動態，一定會發現我們的時代，正是充滿着兼有毀滅與更新的雷雨的時代。反抗一切約束，爭取一切自由的個人主義已在成長，自由意志與社會法則的矛盾，心與原則的矛盾，應該如此與情願如此的矛盾……已到了尖銳化的時代。「我」的肯定已在勞心與勞力者之間！官民之間，貧富之間，貴賤之間，種族之間，男女之間開始了，每個人都是平等，……的星火，已向阻擋人類前進步伐的荊棘燃燒。

一切啓蒙時代的思想所依附的社會觀，就是人性的解放，和人權的保障。正如啓蒙時代的歐洲市民革命運動一樣，也是從爭取人性解放和人權保障開始的，從「人」的發現和人的保衛出發的。

目前 Beatniks, Hippies, Carnies 的相繼出現，電影上時興的獨行俠等絕不是偶然，而是說明了人們對政治，宗教，社會和一切倫常老例的絕望而產生出來的，否定舊有的一切，蔑視一切社會制度，要求完全個人自由，可說是今日時代的過渡精神。

在這種否定一切，「我」的肯定時期，再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在破舊立新精神的影响下蔑視一切社會制度，否定一切祖傳老例，偷常禮教的創新精神就更加堅強了。

時勢的趨向就是如此。但現行的學校教育制度又如何？遠的我們不去談它，就以香港的大學為例。香港的大學教育，無論從任何的角度來看都是有問題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香港教育的本質，目的，方法，資料，價值，都是向着一個「理想」——文憑。在中小學的是會考文憑，在大學的是學位文憑，販賣文憑就是全部教育任務，教師們在講壇上講的，就是教學生 Pass 放試，給學生「貼士」。文憑在這裏，就是知識，就是名譽，就是地位，就是金錢，就是美女，就是天之驕子，就是前途，就是一切。在這種以文憑為中心的教育制度下，悲慘的還不是學生求知欲望窒息了，而是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奴化教育制度下斷送了。

我們花十多年的時光去學習，不外是希望自己能獨立思考，希望自己的主觀思想與客觀事實的認識一致，然而，我們學習的命運是極其不幸，我們爲了將來生活好一些，我們不得不接受當局安排的，把自己塑造或適合他們要求的模型。他們把大學生的出路安排成學生最佳出路，於是，凡希望出路好一些的，就得進入他們認許的大學去，而欲進入這些大學，便要順從他們安排出來的一套，就是要經過會考，經過大學入學試，經過大

學畢業試。經過這些考試後，「我」是被毀滅了，每個人都是同一的模型中製造了出來。我們獨立思考能力死亡了，我們的主觀思想與客觀事實認識越來越遠。

時代的精神是「我」的肯定，而此時此地的大學教育却是「我」的毀滅。在這種各走極端的情況下，究竟誰勝誰敗？

「歷史是多麼的有情而又無情，它不忘記每一個人對它的貢獻，它也絕不饒恕每一個人對它的障礙。」這個時代是二十世紀的啓蒙時期，在這個時期，人性的解放，人的發現，私人的保衛是基調，在這個時期是充滿着兼有毀滅與更新的雷雨的，明白了這一點，大學當局便應檢討和力求改進，再不能以死的知識填進學生的腦袋去，不可以寂寞的校園把學生與現實隔離，也不能依照奴化的規格來作大學的入學和畢業的標準。更應該明白到目前的學潮，未取得成功，只是未得到廣泛群眾的支持，和缺乏了鮮明的旗幟——具體的目標。但這一天總會到來，因爲大學生們終會使廣大羣衆認識，他們已擺脫了不幸的命運的支配，再不是被培養成爲騎在人民頭上的知識份子，他們在繼續努力的破舊過程中，新的是一定被創立起來。

歷史是決不倒退，時代總要進步，「東呢西呢，南呢北呢？進而即于新呢？退而安于古呢？往靈之所教的道路麼？肉之所求的地方麼？左顧右盼，徬徨於十字街頭者，這正是現代人的心。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……」的時期也總要過去。「歷史家的話如果不是謊話，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爲黑暗而長存的先例。」

（轉載自「大專論壇」）

